



上

# 已界尸君 Yi Jie Shi Jun

天助◎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上  
巨<sup>JU</sup>救<sup>JU</sup>生<sup>SHENG</sup>  
YIJIE SHA JIEXING

天助◎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界煞星/天助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 - 7 - 104 - 02868 - 0

I . 异… II . 天…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108 号**

---

### **异界煞星**

著 者: 天 助

责任编辑: 吴遵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868 - 0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远古传承	1
第二章 五毒精魂	23
第三章 艳福无边	44
第四章 杀人夜	68
第五章 阴差阳错	91
第六章 丝罗瓶	114
第七章 进化之光	136
第八章 暗战玄龙	159
第九章 超能俏佳人	182
第十章 联邦特工	205
第十一章 神偷门	228

# 第一章

## 远古传承

黑暗的精灵施展着魔法，用夜的黑幕将城市覆盖。地面上灯火点点，流虹异彩将这都市点得的更加美丽。天空中，穿梭而过的飞车带起一道道一闪即逝的光晕，抬头看去，仿佛是点点流星滑过，炫目异常……

我漫步在街道中央，对周围行人射来的艳羡和疑惑的目光早已习以为常。我知道他们的心思，艳羡是因为我穿着的华贵。疑惑是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富人，怎么会走在地面上，而没有飞车于天空。

这个时代，很多的富人都喜欢不时地炫耀一下自己独特的超能力。所以，他们在艳羡和疑惑的同时，远远地避开我，生怕我是那种喜欢显摆的超能力者。虽然超能力者不会吝啬赔偿点医疗费用，可要是真被误伤的话，归根结底受苦的还是自己的身体。

我心中暗自发笑，无聊之中使坏之心大起。毫不吝啬地对那些稍有姿色的女子，抛着我练习了三年的“媚眼”我喜欢看到那些女人被我电到呆滞，花痴似地看着我的表情。

怀着无比轻松的心情，我来到了位于最繁华街道达可街的梦幻吧。跟门口的童笑着打了两声招呼后，丢给了他们每人 100 联邦币的小费。听着他们谄媚的感谢话语，我无所谓地摆了摆手。走进门的时候，我听到了两声轻微的嗤鼻声。

梦幻吧内放纵到近乎于吼叫的声音此起彼伏，加上剧烈的音乐，混合成了一种独特的纵情摇滚。穿着华丽的美男靓女，像是没有骨头似的疯狂地摇摆着腰肢。

我绕过人群，走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点的角落，一个和我相熟的侍者，迅速地为我端来了一杯我的最爱“梦幻之露”。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将 100 联邦币塞进了他的衣兜。

侍者满意地笑了笑，向我右面的方向努了努嘴角，我顺着侍者的眼神看去，一个身穿水蓝旗袍的长发女人坐在右边的角落里，手里也端着一杯“梦幻之露”低头轻抿着。

光线昏暗，我并没有看清楚她的容貌，但是侧面在紧身旗袍的包裹中凸显出来高低起伏、匀称丰满的身体曲线还是尽入我的眼帘。

侍者表功似的趴到我的耳边说道：“我看到长相了，嘿……正合你平时的要



求。不过竞争很激烈哦。你看，你的同行们都盯着半天了。看你的本事了，我去忙了……”侍者说完，转身拿着托盘走回了吧台。

我扫视了那个女人周围零落坐着的我那些同行们，自信地笑了笑后，坐到了我的座位上。端起“梦幻之露”一口喝干，甘甜中带点辛辣的美妙液体冲进我的喉咙，顷刻间给我带来了全身的轻松。

像那些同行们一样，我将杯子倒扣在桌子上，掏出了一根香烟横放在杯底。

什么？你看了我的动作就知道我的职业了？唉！真没办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可唯独我职业的名称和我们的标记还是千年未变！恭喜你猜对了，我就是——牛郎。

我的运气一直都是很好，好像今天也不例外。当我刚刚布置好这些的时候，醉人的茉莉香味中白色裙角飞扬，进入了我的视线。低头调整了一个自认为最迷人的职业笑容，我缓缓地抬起头来。

似乎为了迎合梦幻吧中的狂野氛围，她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紧身休闲衬衣，下身同色系的超短裙。

烫着波浪的长发，均匀地分散在脸庞的两侧，清丽绝伦的面容上，此刻正带着怯生生的表情看着我。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我认识了很久的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装束下，居然不显突兀，天使的纯洁与魔鬼的诱惑完美结合为一体。

看清楚她的时候，虽然也难以抑制的一阵口干，但是开始时的兴奋心情却像是一朵温室中的花朵，猛然遇到寒冷的气流似的迅速地枯萎下去，没好气地说道：“怎么又是你，你很清闲吗？”

“苏苦，求求你，以后不要再来这种地方做这种事了好不好？”对于我这样不耐烦的态度，她早就习以为常了，从第一次的默默哭泣，现在已经可以面不改色地继续话题了。

“沈颖，我求求你，以后不要再来这种地方，说这些已经听得我耳里生趼的话了，好不好？”我学着她的语气，回敬了她一句后，干脆就扭过头去看那个我等待着的旗袍女人了，流露出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的色迷迷眼神。

当我转过头的时候，却意外地迎上了那个旗袍女人的目光，原来她刚才也在看着我这里。我一向是以我高雅有品味的气质来吸引客人的，这下好了，平生以来第一次伪装出的醒龊，被人抓个正着。一股尴尬感让我的脸蛋都感觉一阵阵的发热。

“你准备持续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到什么时候？苏奶奶是不是还以为你这个时间正在学校的图书馆呢？”以前的时候，沈颖在被我冷言冷语几句之后，虽然是心有不甘，但也会黯然离去。

可是今天是怎么了？不但不走，看样子还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似的，就连开始



时的怯生生神情，也转眼间消失不见了。而且，最让我生气的是，她居然提到了我的奶奶，一个把我视为毕生希望的老人。

我像是忽然被人踩了尾巴似的跳了起来，再也顾不得什么高雅什么品味了，近乎于咆哮地喊道：“不要管我的闲事！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告诉我的奶奶！我不会放过你！”

发泄完火气之后，我急忙左右的扫视了一下，幸好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没有谁注意到我的声音，少数的几个听到的，也只是回头看了看我后，继续去摇摆他们的无骨腰肢去了。

唉，如果被酒吧的人看到我这个样子的话，那就惨了。这样对待他们的客人，一定会剥夺我以后再来这个酒吧的权利的，那我的生意也就完了。学费，生活费，奶奶的医药费，都会像山一样不给我一点喘息机会，压的我连点渣滓都不剩的。

我忽然明白了沈颖今天变化的原因，一定是谁告诉了她酒吧的这个规矩。她在激怒我，对！一定是这样的！我仔细地观察着沈颖的表情。果然，她见我迅速地冷静下来的时候，脸上闪过了一丝失望的神色。

看着平日里幽雅娴静的她，此刻穿着她从未穿过的暴露服装，忍受在这个并不属于她的喧闹世界里。我的心没来由地痛了一下。

当我低头无声地叹息的时候，眼角的余光忽然发现，那个旗袍女人依旧在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昏暗的灯光中，依稀的能看到嘴角的一丝笑意。

她在看我们的热闹吗？像两个小丑似地看着我们？她这样的目光，我无所谓，比她更加伤人的，类似于鄙视、歧视的目光。我每天都能看个千八百遍。可是，今天，今天我怎么会感到难堪呢？难道是所谓的自尊感在作祟吗？可是我的自尊，不是已经在生存的压力中早已荡然无存了吗？

转过头扫了一眼，依旧不服输地瞪着我的沈颖，我终于找到了今天情绪失常的症结所在。我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不管运用什么办法，哪怕彻底地伤透她的心，也要把她赶出这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里。

我深吸一口气后，一屁股坐到了沙发的角落里，拿出一根香烟点着后，陶醉地吸了一口，把烟雾吹到了她的脸上，看着她被烟雾呛得连连咳嗽后，冷冷的语气中带着嘲讽说道：“你赶紧离开吧！不要影响我的生意，你没看到那些美女们都在等着你的离开，她们要光顾我！光顾我！你明白吗？沈大小姐，东风财团的公主，进化中的超能人类，你不会残忍到连我混口饭吃的权利都要剥夺吧？”

天可见怜，我终于激怒她了。听完我的话，沈颖腾地站了起来。长而弯曲的睫毛下，水光闪动。看着她的样子，我在短短的半小时中，有了第二次心痛的感觉。

我一定不能心软，我不能半途而废。我瞥了她两眼，顺道和远处的一个辣妹丢了个“媚眼”后，回头无赖似地说道：“怎吗？我将有幸成为进化人类，显示她超

能力的靶子吗？你的超能力是什么？用火还是控水还是别的什么？嘿嘿……不过我要拜托你，给我留下一口气来，如果你能仁慈到给我留点体力的话，那我今晚上或许还能做一单生意。”

我就不信这样说她，她还能忍受下去。我闭上了眼睛，揉了揉太阳穴，缓解一下刚刚由于情绪激动带来的头痛，等待倾听着她怒气冲冲离开的脚步声。

想法总是美好，事实总是让人失望啊！她也似乎看透了我的目的，站了一会儿后竟然又坐了下去。看了看我摆在桌子上的酒杯，犹豫了一下后，伸手把酒杯放正了过来，把那根香烟横放在杯口上。

“天啊！我的头更疼了。是哪个王八蛋告诉她叫鸭的切口的？王八蛋我诅咒你！诅咒你这个多嘴的家伙！”我心中一阵痛骂，表面上却不能对她的行为无动于衷了。

因为如果我保持沉默的话，她完全有理由去酒吧投诉我。酒吧允许我挑客人，但是不会允许我慢待客人的。即便是我不接待，也要用花言巧语哄得客人满意才行。如果由于我的原因，致使客人以后不再光顾的话，那些吸血鬼们即使不会剥夺我在这里等客的权利，也会狠狠地榨取我大笔的血汗的。

心中暗暗地盘算了一下得失后，我立刻调整好了态度。沈颖似乎很满意我的态度，以一种得胜者的姿态挪了挪身体。微微敞开的领口处，由于身体的挪动，露出了大片雪白的肌肤。我的喉咙不受控制的一阵发干，使劲地咽了几口唾沫。

沈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变化，脸色微微一红后，身体更大幅度地斜仰在沙发上。哎，可惜，如果她不是沈颖的话，我一定非常乐意为她这样的美人服务的，或许还会打折呢！

“叮……叮……”沈颖轻轻地弹了两下杯子，一副施舍者的眼神看着我。我看到她现在跟以前判若两人变化，更加肯定了她这次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我猛地站起身，怒视着沈颖，身体在情绪波动所带来的头疼晕眩中摇晃了两下。她一定没有意料到我会对她的举动做出这么大的反应，此刻她像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小兔子一样，眼神惴惴地看着我。

沈颖刚才蔑视的眼神，让我产生了极强的报复欲。我在她惊恐的眼神中，迈到了她的身边，弯腰附在她的耳边，强行压制着心中的愤怒，冷冷地说道：“你要光顾我是吗？好的！我接了，但是我要先声明一下，我的价钱很贵的，并且不会因为你是处女而打折的。不过，如果你嫌贵的话，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同行们，他们喜欢处女，也许不但不会和你收钱，没准还会给你个红包呢！”

为了配合我说话的内容，我在离开她的耳边的时候，用舌头轻轻地掠过了她的耳垂。抚在她肩膀上的手，明显的感觉到她身体猛地颤了一下。

一向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的沈大小姐，何时受过这样的亵渎。虽然侵犯者是她一直喜欢的男人，但是女人的本能还是让她产生了抗拒，一双漆黑如墨的瞳孔忽然变



成了银色。

一股强大的力量，像是无形的大锤似的砸到了我的胸口。我的身体向后直直地平飞出去，在撞翻了几张桌子，撞倒了几个人影的时候，我已经嘴角溢血地软瘫在墙角。

这么大的动静，立刻就引来了所有人的观看。当我强行咽下了一口鲜血后，睁开眼睛后才发现，我和沈颖已经被厚厚的人群围在中间了。

在这个时代，超能力者之间的争斗除了机械警察以外，是没有人来管的。谁都知道能够拥有超能力的人，一定有着雄厚的背景。管这样的闲事，很容易会引火烧身的。更何况，大多数酒吧的常客都认出了我。我这样的身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有的人都一致地认为我是在客人不允许的情况下，贸然骚扰客人造成的。

围观的人在鄙夷我的同时，更多的眼光是看向了已经被一切吓懵了的沈颖。在他们色色的眼神中，我偷偷地猜测着，今天晚上以后，我的同行中一定会增加人数的。平时就是自己掏腰包，都不一定会找到沈颖这样的绝色，更何况在他们现在的想法中，沈颖是掏钱来找男人的呢？

身体强烈的疼痛感，和一股股涌上喉头的腥气。我知道今天晚上已经没法再接生意了。

再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后，梦幻吧的管理者们一定不会允许我以后再来这里了。趁着现在他们没来索要打破东西的赔偿，趁着沈颖现在还没回过神来。我要是再不赶快逃之夭夭的话，那就是笨蛋了。

由于双腿还在无力的颤抖中，我只能利用胳膊使出残余的力气，趁着人们被沈颖的美色所吸引的时候。我匍匐地沿着墙壁向人群中挪动着。

如我所愿，我果然没有引起别人持续注意的价值。我成功地钻入了人群。看着这一双双矗立不动的大腿，我估计它们的主人此刻一定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沈颖，我的心中没来由地酸了一下。

我恶作剧似的靠近了其中一个男人。偷偷地用他的裤管把我嘴角的鲜血擦个干净，我可舍不得用自己的衣服去擦，这身衣服可是我唯一的生意行头。很贵的，贵到我再也舍不得去买第二件。

坐在酒吧的信道口，回头看看一点散去的意思都没有的人群，我深深地喘了口气。

唉，今天晚上真是我最不幸的日子。没有生意不说，连以后做生意的地点都要重新寻觅了。最让我头疼的是，一会儿回家的时候该怎样去和奶奶解释我脸上的淤青呢？在图书馆学习，都能学出一脸的伤来，想不让奶奶怀疑都难啊！

休息了片刻，虽然暂时没有想出什么合理的解释，但是身体已经恢复了些许的力量。最起码能够扶着墙壁，站起身勉强地行走了。



后面的人群传来了一阵嘈杂，紧接着就是一声重物坠地的声音。隐约地听到了沈颖的娇叱声，估计是哪个色酒鬼撞枪口上了。看来淑女也有发飙的时候，要是不赶紧的闪，再被她缠上，那就惨了。心中有了恐惧，一时倒忽略了疼痛感，连行走的速度都快了许多。

“苏苦，站住！”沈颖在我的后面喊道。见我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她又快步地追了上来。扶住了我的身体，关切地说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带你去医院！”说完，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一相情愿地搀扶着我向门外走去。

在这一刻，她的关切话语给我带来了久违了的温暖。在那一瞬间，我差点就放弃了倔犟。可是，当我在她的搀扶下走出门口。看到悬浮的那辆象征着权势、富贵的亮银色加长的超豪华飞车的时候，刚刚沉沦在她温柔中的理智再次的清醒起来。

“沈大小姐，我拜托你放过我好吗？我的灵魂是自甘堕落的。你尽力了，我会向你的导师证明的。但是请你不要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了！”我停住了脚步，用力地想摆脱她的搀扶。

“你……你！你到现在还觉得我对你的一切，只是因为要完成一个作业吗？”刚刚在酒吧中我那样的对待都没有让沈颖流出的眼泪，在我这冷冷的一句话后，潸然而下。俏脸上浮现出的委屈和幽怨，让我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我的冷酷面具，在她的眼泪中彻底地融化了。正当我伸出手要拭去她的泪水，并向她解释来获得原谅的时候。飞车中一条身影闪电似的划出一道残影，挥出一个带着呼呼风声的拳头，猛地砸到了我的脸上。我清楚地听到了自己颌骨发出一声脆响后，再次的横飞了出去。

我的身体刚刚落地，那道身影已经闪到了我的跟前。粗鲁地揪起我的领口，一张已经扭曲的猥琐脸孔，贴到了我的面前。用只能我两人听到的声音，恶狠狠地说道：“小子！你忘记我的警告了吗？你是不是想明天就给你家的那个老不死办丧事呢？低贱的下等人，癞蛤蟆真的就想吃天鹅肉了？”

就在沈颖呼喊着我的名字，就要跑到跟前的时候。这个男人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一脸真诚的歉意中，揪着我领口的手已经托起了我的头，连连大声地道歉道：“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未进化者。你的医药费，我全包了！”

我靠！这个王八蛋居然还假惺惺地说赔偿我的医药费。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妈的，要不是我的下巴被他打的脱臼了，我真想大骂他一顿。可是这也就是想想罢了，我即使能说话，也不会敢骂他的。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警告我了，他抓住了我的软肋。知道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奶奶，一直就用我奶奶的安危来恐吓我。在学校中恶名远播的帝国集团的太子爷，想制造出什么意外来伤害一个老人，简直是轻而易举的。

“张帆你怎么把他打成这样！你凭什么上来就打人！”沈颖在后面用力把张帆



推到了一边，大声地质问了两句后。就赶忙地检查我的伤势了，可能是我现在满脸鲜血的模样太过恐怖了吧。沈颖吓得呜呜地哭出声来，一个劲地用她的衣袖擦拭着我脸上沾染的鲜血。

“小颖，他不是欺负你的人吗？是沈世叔要我保护你的，对于欺负你的人，我是不会客气的！”张帆居然装出了一副委屈的模样，我要是有能力的话，恨不得上去把他那张虚伪的脸踩在脚下使劲地揍他一下。

“谁说他欺负我了？我需要你的保护吗？我宁可被他欺负，也不需要你的保护！”沈颖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刻薄地喝斥道。

看着张帆那吃瘪的样子，我心里一阵的高兴。可是当我忽然发现到他眼中闪过的一丝恶毒的时候，刚刚他对我的警告再次地回响在耳边，一股寒意在心头滋生。为了不让张帆迁怒于我，从而去伤害我的我奶奶。我违心地闷哼一声后，扭过头去，不再看沈颖了。

很明显我的表现让张帆很满意，暗示着识时务者为俊杰地看了我一眼后。厚着脸皮地蹲到了沈颖的身边，谄笑着说道：“小颖，你看这小子多不知好歹。你这样对他，他还不领情。刚刚我还后悔我用力过大了，现在看来，他还真是活该啊！走吧，我把你送回家去。这小子就让下人送到医院去得了。”

“对不起！我自己会去送他！如果你现在能立刻的在我眼前消失的话，我会很感激你的！”沈颖看都不再看他，用力地托着我的上身，试图把我扶起来。可是以她的微弱体力，怎么能够托起我现在这软得像滩烂泥似的身体呢？额头上累出了一层汗的时候，也刚刚把我的身体移动了不到三米的距离。

唉！这个笨女人，刚刚打我的时候，把超能力用得那样熟练，现在居然不用了。

在沈颖搬动我的过程中，飞车上下来了几个大汉想要过来帮她。可是被张帆阴狠地瞪了一眼后，都噤若寒蝉地站在原地了。

张帆见无法劝阻沈颖，眼珠转动了几下后，走到了稍远的地方。掏出了联系器，嘟囔地说了一阵后，脸色得意地走了回来。

片刻之后，一辆同款式的豪华飞车停在了边上。一个头发花白，服装高贵整洁的男人走了下来。直接走到沈颖的边上，低头恭敬地说道：“小姐，老爷要我立刻接您回去。”

沈颖看到来人，眼睛一亮，高兴地说道：“许伯，你怎么来了？快帮我把他抬到车上去，他伤的很重，要马上送到医院去。”

许伯一脸为难地看了看她，低声说道：“快回去吧！老爷刚刚又冲着二太太发火了！”

沈颖听到许伯的话，身体明显地一震，疑惑地看着许伯说道：“怎么了？爸爸



怎么又和我妈妈发火了？他怎么知道让你到这来找我？”

许伯对着沈颖偷偷地向正得意洋洋张帆瞟了一下，再次地说道：“小姐，你到家后就知道了。现在快回去，至于这个人，我会送到医院的！”

沈颖顿时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张帆搞的鬼，怒视着张帆冷哼了一声后，回头不放心地看着我。在许伯的连连催促并且一再保证会把我送到医院后，沈颖才一步两回头地走上了飞车。许伯则带着一个下人留了下来，看来要完成他对小姐的承诺。

沈家的飞车刚一走，张帆就急忙地走上了自己的飞车，跟在后面追了上去。许伯鄙夷地看了一眼张帆的飞车，回头又看了看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表弟，你怎么在这？还伤成了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当许伯准备把我送往医院的时候，一声惊呼中一个女人扑向了我的身体。

啊？怎么会是她？表弟？我什么时候成她的表弟了？

抱着我的头，满脸紧张焦急的女人赫然就是酒吧中的那个旗袍女人。虽然我心中充满了疑惑，可是看着她慌张关切的表情，连我自己都产生了错觉，以为这个陌生女人是我的表姐了。连我自己都这样想，就更不要说许伯这个外人了。

“小姐，您是他的亲属吗？这位先生出了一点意外，我正要把他送到医院呢！您不要紧张，没事的。”许伯走到我身边，小声地安慰着我这个正在抽泣的表姐。

“不用了，我自己会把我表弟送到医院的！你们走吧！”旗袍女人冷冷地说道。

看到她冷漠的态度，看来是误会许伯他们是伤害我的人了。也不做什么辩解，就掏出了一张智能卡，递到这个女人面前说道：“能够遇到他的亲属，我们也就放心了。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需要什么赔偿的话，直接用卡联系我，我会把赔偿的款项打到这张智能卡的账户中。”说完，带着两个下人转身而去了。

当许伯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旗袍女人冰冷的表情瞬间融化，一种阴谋得逞的笑容浮现在脸上。这个女人不会是骗走他们后，打劫我吧！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的心头。

旗袍女人笑嘻嘻地自言自语道：“果然是有钱人，这么爽快！还真是赚到了！嘻嘻……”说完话，一双柔若无骨的小手，摸索到了我的脸上。我晕，她不会是劫完财，还要劫色吧！完了，我现在的体格，不得被她吸死啊！

就在我心中不安地琢磨的时候，咔嚓一声细响，下巴脱臼的骨节处一阵巨痛传来。早就听说有喜欢SM的，没想到今天就碰到了，还在大街上就迫不及待地折磨我了。

“奶奶啊，我怕是不能活着见到你了……”我绝望地念叨着，闭上眼睛做出了一副视死如归状，等待着这个女人下一步的折磨。忽然，我被自己发出的声音惊呆了。不是脱臼了吗？怎么又能说话了？难道这个女人刚刚是在端正我的骨节？

我惊讶地睁开眼睛，昏暗的夜色中，旗袍女人正恶作剧似的笑着我。我刚要



开口质问她有什么企图的时候。女人软软的双唇，带着沁人心脾的香味盖在了我的嘴巴上。

香舌暗渡，疯狂地纠缠着我的舌头。突如其来来的吻，在一阵短暂的窒息感过后，迅速地把我迷失了。一时间，我忘乎所以地迎和着，企图在这醉人的感觉中忘记刚刚一切的烦恼。

我醉了，真的醉了。在她唇齿间的异样香味中，眼前一黑，彻底地沉醉在了温柔的陷阱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来的时候已经置身在了一个狭小的房间中。房间中桌子、椅子、所有的一切，包括窗帘在内全部是墨似的黑色，最让我感到惊讶地是，这个黑色构成的房间中居然连扇门都没有。

身体上的伤处，在我恢复意识的那一刻，又开始等不及地用疼痛做武器，迅猛地攻击起我的神经。我控制不住的发出了一声声呻吟。当我的呻吟声响起的时候，房间中喀嗒的一声过后，满室的光线仿佛被瞬间抽离了似的，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黑暗中，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我的上半身被一双手臂扶了起来。凭我对女人身体的了解，这双手臂的主人一定是个女人。

还没等我出声询问什么，一只带着香水味道的小手已经捏上了我的鼻子。窒息中，我只能张大嘴巴呼吸空气。可是张开的嘴巴，迎接的却是被人灌进了一杯带着腥气的苦涩液体。

那个女人似乎很满意她想出来的这种灌东西方法，听到我咕噜咕噜地把所有的液体被迫地咽了下去后，发出了两声轻微的笑声，又把我放倒在床上。脚步声过后，光线又回到了房间中。

这样的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大概享受了十多次捏鼻子灌东西的待遇后。我的伤势似乎已经奇迹般的痊愈了。可是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忐忑，这么长时间我没有上学，很可能会被学校处分。最让我焦灼不安的是，我这么久没有回家，我的奶奶一定担心坏了。

这样的心情中，我打定了主意，既然已经身体痊愈，恢复了体力。那就不能一直被困在这里了。我在等待，等待那个给我灌东西的女人。如果她是个超能力者，那就算我倒霉。如果她不是的话，那我一定要趁机制住她，争取逃出去。

郁闷死我了，最近是怎么了？一直以来似乎不错的运气，已经将我抛弃了。在我的等待中，没有等到那个女人，却等到了一股把我迷晕的香气。天啊！我的悲惨遭遇，难道真的要开始了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在遥远的幽冥传出的声音，夹杂着彻骨的冰寒传入了我的耳中“要是醒了就睁开眼睛，我有话对你说！”

听到声音，我一激灵地弹坐了起来。

“菲儿，你找了这么久，就找到这么一个小子？他不是一个学生吗？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叫醒我的声音，带着明显的责备语气，再次地说道。

声音中依旧夹杂着刚才的阴森冰冷。扭头四下地打量着。房间是我养伤的那个黑色的房间。大概是夜晚时分了，黑色调的房间中被青油油的灯光所撒满。

我不由得暗暗惊异，这个房间的主人可真是够怪的。本来用黑色布置房间就已经不多见了，竟然还用着青色的灯光。真不知道布置这个房间的人，目的究竟是想制造给人住的环境，还是给鬼住的。

一声轻微的咳嗽声，打断了我对房间主人的猜测。我扭头向着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刚刚我扫视时没有注意的后面阴影处，一张布满皱纹的干瘦的脸孔，在青油油的灯光映衬中，正在看着我。

我猛地大叫了一声，受到惊吓后的本能让我慌忙地向相反的方向挪去。扑通一声，我摔到了床下，后脑位置以 $1\text{cm/s}$ 的速度生出了一个高高的大包。

我再次地诅咒着这个房间的主人，布置出这样诡异恐怖的环境也就罢了，居然连一个地毯都舍不得铺在地面上。

“这个小子胆子这么小，你找他来有什么用？”那个声音轻蔑地响起。

这样的轻蔑语气，让我男人的尊严受到了践踏。处于我这个年龄的男人，几乎每个人的心底都会有个做英雄的梦想。现在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留的，直言说我胆小。一股火气在我的心中烧了起来。我顾不得揉后脑上的大包了，手抓住床框，猛地站了起来。哼！说我胆小！那咱就走着瞧！

这次我彻底地看清楚了，一个干瘦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在阴影中慢慢地向我站立的地方靠近。而后面推着轮椅的，就是那个旗袍女人。此刻，旗袍女人低着的头不时的偷偷地看我，可是当她发现我看着她的时候，立刻就像只受惊了的小兔子似的把头低了下去。

“妈的！装什么纯洁呢！”我暗骂道。这时候也不再顾忌她们是不是进化中的超能人类了，她们把我禁锢了这么多天，怕是也没想让我活着出去的。

活了十九年，做了十九年的胆小鬼，那就让我像个英雄般的死去吧！

就在我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地准备寻找机会扑上去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忽然笑了，笑容在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像是绽放开的一朵大菊花。刚刚恐怖吓人的脸孔，在这大菊花的点缀中，倒显出了一点慈祥来。

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变化，让我更加认定她们的心理一定不正常。我小心戒备地看着她们，随着她们的靠近，我也不时地向后退着。一直退到了窗前，才退无可退地停住了脚步。指着她们，大声地说道：“你们是什么人！想把我怎么样！快站住！我警告你们啊！我可是练过格斗术的！”



嘴上虽然说着狠话，但是我实在不敢轻举妄动。倒不是说我刚刚的勇气是装出来的，而是因为我感觉，她们两个女人敢这样与我面对面，必然是有什么仰仗的厉害东西。即便是我做好了当英雄的准备，可我也不能鲁莽行事啊！现在最主要的是，放松她们对我的戒备，我好寻找一个动手的最佳的时机。有句古话叫什么来着？好像叫扮猪吃虎，对！现在我就要做一只能吃掉老虎的猪！

我晕！看来我的运气真是倒霉到家了。就在我准备好，当她们再靠近点就动手的时候。她们忽然停住了。在我身前两米多一点的位置，那个老太太一味地看着我笑。

我正在胡思乱想，老太太的脸色一变，右手猛然一捏。我身前的空气中一阵波动，啪的一声。依旧在胡思乱想的我，被一只无形的手掌打了一个大嘴巴，脸上一阵火辣中，向后打了个踉跄。

我靠，打人不打脸，这两个变态，怎么连这点最起码的修养都没有啊！我稳住身形，惊惧地看着她们。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莫名其妙地挨了一个大嘴巴后，我也学聪明了，双手牢牢地捂在脸上。

老太太的脸色更沉了，看样子还要继续的出手修理我。就在她右手扬起的时候，后面的那个女人急忙地按住了她的手臂，哀求地说道：“奶奶，不要打他了。你会打死他的！”回头又冲着我大声地喊道：“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你那个脑袋里就不能停止你龌龊的想法吗！”

我虽然疑惑她为什么会救我。但是听到她的话，我也算明白了。老太太一定能够窥视到我脑子中的想法，之所以会打我，原因就是由于我的想法亵渎了她。

好汉不吃眼前亏！好死还不如赖活着！要是能够活命，傻瓜才去找死呢……我赶忙停止了胡思乱想，将所有能够想到的溢美之词，瞬间的充斥了我的脑海。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侮辱她的时候挨她打，这回我满脑子的赞美她，总不会再出手了吧！

老太太的脸上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无奈地看了看旗袍女人，自己控制着轮椅转到暗门前说道：“菲儿，这个小子除了想法龌龊点，倒还合格。你把事情和他说明白后，再把他带到我那去。我懒得和他解释什么了！”说完，消失在暗门的深处，房间中只剩下了我和这个充满了迷团的女人……

这个女人并没有立刻和我说话，而是先走到门口，手指按了一个圆形突起的地方。房间中原本青油油的灯光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把房间中照得毫发可见的白炽灯光。并且房间中还响起了平缓动听，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祥和的钢琴曲。

她转身走到了我的前面，坐到了床边，笑吟吟地看着我。

哎呀，我俩虽然接触了几次，可是都在我受伤的昏迷中，只知道她的身材极其



的性感诱人，相貌也还不错。但是从没有想到，会如此的漂亮。亮如白昼的灯光中，她的一颦一笑都带着一种魔力，一种能够将别人的目光吸引后舍不得离开的魔力。

她的美丽是锋芒毕露的，她散发出的诱惑无时无刻都在敲打着你的心灵，挑起着你的欲望，美丽的女人如果再拥有着独特的气质的话，那这个女人一定是上帝为了惩罚男人而创造的尤物，她的每个动作，例如撩起发梢这样细小的动作，都散发着万种风情……

当我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她，表情显得呆滞的时候。她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抹醉人的羞红。

“看够了吗？”她羞涩地笑了笑，轻启朱唇小声地说道。当她的声音出现的时候，那首美妙的钢琴曲顿时黯然失色。

知道吗？我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我现在最想扑到她的身上，到处地检查一下，她是不是机器人。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着如此完美的人类。

“你不会被奶奶给打傻了吧？”见到我一直不说话，她走到跟前，柔滑的小手轻轻地抚上了我的额头。

当她的小手碰到我的额头那一刻，我的身体像是电流流过一样，颤抖着感到了一阵麻软的感觉。

“没事，没事！你实在太漂亮了，我……我有些看呆了……”我向边上挪了一步，却没有舍得把她的手拿开。久违了的羞红，奇迹般地出现在了脸上。

“你这个样子真的不像一个牛郎哦。”她看着我的样子，咯咯娇笑了两声后，促狭地看着我说道。说完又坐回了床上，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

好像自从我俩见面的那一刻开始，无论是行动上还是语言上，她总是占领着主动。每次都是在别人做出一个动作或者说一句话后，我才能对这个动作或是话语进行反应的被动感觉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听到她取笑我而说的话后，我立刻坏笑着回敬道：“嘿嘿……你这个样子，也不像是能做出那样的事的女人哦……”我故意地把语气拉起了长音，并且还挑逗似的舔了舔嘴唇，一副色心又起的样子。希望我这些举动能让她稍微的感到不自然，如果那样的话，我最起码会在交谈上获得主动的机会。

我这样做，赌的成分很大。如果她真是个变态到不知廉耻的女人的话，这样做反而会加快我受到折磨的速度。但是，凭我对女人的了解，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不会出现那抹震撼我心灵的醉人羞红的。

果然，我的经验没有欺骗我。她神情一窒后，头深深地埋到了胸前。脸上的酡红仿佛能够滴下来似的娇艳无比。



我的心中得意极了。我现在几乎可以断定，她先前对我做的一切一定是事出有因的，最起码不会是她的本意。可是，她那样地对待我究竟有什么目的呢？我开始疑惑起来。

世上的女人有千百种，但是在这千百种女人中最不会给男人带来危险的就一定是她这种动不动就脸红的女人。不时流露的羞涩，说明她的心中还是充满着纯情。

更何况，刚刚她劝阻了那个老太太修理我的事情，足以说明她不会伤害我了，或许，还对我有那么一丁点的好感也说不定哦！对付这样的女人，那真是我的强项了。嘿嘿……

这时候的我已经完全摆脱刚刚那种遇到了猫的耗子模样了。我揉了揉还有些疼痛发麻的脸颊。悄悄地走到她的身边，紧挨着她坐了下去。隔着两层衣衫仍旧让我感觉到了她身体的热量。秀发间的清香和淡淡的体香，让我一阵的神情恍惚。差点又陷入了呆滞的被动局面。

这个女人是不是上帝为了惩罚男人而创造的，我还不确定，因为我和上帝不熟。但是在这一刻我知道的是，她永远都是我无法抵御的致命诱惑……

正当我要动手撩起她的长发，看着她红润的脸颊趁机再说些调侃的话语，让她的羞涩加深，以便于我完全地占领主动的时候。她忽然抬起了头，紧紧地盯住了我的眼睛。

她的忽然动作，让我轻浮的笑容都定格在了脸上。她要干什么？她知道我的目的了？难道我将永远地以一个被动回答者的身份面对她吗？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在学校时的那种木讷寡言？在你奶奶面前时那种乖巧孝顺？还是在酒吧时那种野性放纵？究竟那个才是真正的你呢？”她用迷离的眼神，轻轻地吐出了这些话语，像是问我，又像是她的自言自语。总之，当她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头又低了下去。

她一定早就认识我了，也早就盯上我了。这是她说完那些话后，我的第一想法。这个想法也只是一闪即逝。

她话语中像是掺杂着什么魔咒似的，我也陷入了思绪。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学校中的木讷寡言是来源于我的自卑。对奶奶的乖巧孝顺是来源于我对亲人的爱。酒吧中的野性放纵来源于牛郎的职业性。可是，哪个才是我的真正性格呢？难道我的本性就是多变吗？

两个发呆的人一起忽略着时间，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但是她一定知道我所想的。因为我的思绪是被她所点燃的。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还在为着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而绞尽脑汁甚至接近疯狂的时候。她又蹦出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喜欢她是吗？”

“啊？你说什么？”我其实是听清了她的话，也知道她话中所指的意思，但是我